

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  
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  
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舄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  
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莽之中孤禬之  
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  
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  
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于省察以煩貺

施而自以得不躓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  
閣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  
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刃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  
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寫  
之書冊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  
有益毫髮也輦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  
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  
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  
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  
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  
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用如何伏

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輦再拜

答范資政書

輦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緡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  
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輦雖不熟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  
以知若輦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  
今輦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輦學不足  
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  
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  
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  
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暮年之間相去數  
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輦爵德之間

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案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以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迂河太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竢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

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襯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勤勤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真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藪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

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莠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史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誤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

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惧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勤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

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

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徃徃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毫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

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待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益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不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

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憫區區疾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情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恠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文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文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

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恠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聽聽者

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無吾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雖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文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

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可為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推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父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介父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推矣



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  
弃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  
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  
也示諭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  
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第奄喪  
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親  
老到此二尤小者六舍第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  
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  
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宜  
鞏啓上

答李公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足  
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  
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  
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  
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  
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  
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  
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端非他欲其得諸  
心克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  
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  
克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  
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足  
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  
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克之則予將後足下其  
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  
所以矜嗷獎寵開慰附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  
不離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  
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

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  
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  
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  
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  
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  
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  
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遺之也復安敢  
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  
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  
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  
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

之少弟此輩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輩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凡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汗賤凡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輩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輩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輩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

矣哉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雖合憂歡怨對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輩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俟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輩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輩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輩誠恠閣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輩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輩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

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宣輩再拜

答袁陟書

輦頃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輦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必不願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輦所考

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已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輦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為啾啾者和然輦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輦苟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輦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輦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

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及答楊生書甚善不宜鞏頓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為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旣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

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願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塗之阻為可憚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授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况其進之未已耶願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論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友畧其好欲密而反踈以汔于今願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踈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垂謬若此不能不歆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毫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舉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

補之者不幸疾疾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姊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媼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此承諭及介父所作主令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產

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  
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歛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  
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  
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  
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然則為  
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聖  
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  
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  
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  
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  
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末先

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顏子  
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  
此也凡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  
為楊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  
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  
至幸報答不宣鞏再拜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一作答王子堅書  
一作答王固別紙

蒙䟽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  
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  
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  
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

于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生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也於是微子去之比于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知比于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事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

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博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



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  
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拙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  
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  
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  
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  
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  
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  
新考之則後閤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  
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以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而  
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孳兮以二子之  
志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  
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  
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  
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  
孔子主癰疽瘡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  
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  
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 度學每有  
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  
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

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盡願更疏不

與王向書

鞏啓北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鞏啓也

田傳權書

鞏啓辱惠書文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泐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陳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

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且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弊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櫟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情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右阻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

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

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  
莫不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  
得眷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鳩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  
父母兄弟雖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  
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  
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  
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  
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  
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  
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繳進之心况其少有知  
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

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  
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  
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  
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  
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旣  
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  
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  
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  
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  
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列職閩之餘

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點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糜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明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

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暮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入已彌年則可以將毋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毋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比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鞏頓首  
元豐類藁卷之十六

康熙庚寅良月假傳是樓宋本校過 焯記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脩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硠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扞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藁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蕙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禘米父

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善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廩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苦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桀然時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恩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

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  
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  
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  
西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  
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巔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  
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  
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  
之者不已歟不然安且食其衆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  
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直慶曆六年觀  
主道士凌齊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庫曰是不足以  
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

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  
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  
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秃秃記

秃秃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  
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恙齊給告縣齊贊  
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暮得告  
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  
可以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  
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



其署使遞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粹挽至  
庶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  
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  
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  
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據齊  
懼子見事得卽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  
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  
禿禿也召後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  
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  
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  
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

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  
遂以棺服歛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果倫買塼  
為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  
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  
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  
言二十九日南豐魯鞏作

###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  
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

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

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輦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查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

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庇市區愈以索寔為鄉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  
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  
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歛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齊寢廬  
庖滷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  
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  
用工總為日凡二千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  
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季間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箒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  
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  
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  
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  
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庇者日以減  
去而索寔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  
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  
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  
歟昔孟子畿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

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子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言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仙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搔東方出

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人仁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萊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  
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  
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  
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苞  
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後最大自  
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  
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後以就自可栖  
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  
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

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  
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  
攬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  
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  
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為至矣及其  
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  
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化之漸而待遲  
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  
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  
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  
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職之明氣之克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

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始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求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

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矣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諱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

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

作為宮室教肆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廛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嶺崖莽林樞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



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痛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後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藜飯芑苳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事生所好慕為之

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卷

得隣之第地燔之封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奧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羨之無以繼吾之後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歛然於心和少而思允吾之拂性苦形而後於物者有以為

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  
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  
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  
與夫論美刺非感徵記遠山鏡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  
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  
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  
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  
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  
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  
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  
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

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  
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  
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  
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平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  
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間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  
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南豐曾鞏記

###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人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  
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

錢之數百三年萬積日之數若于而成夫金山之以觀  
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衡而濱吳  
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而四  
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頽慕者豈  
特一山之好哉而莫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  
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  
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天山之穹堂奧殿環傑之觀  
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  
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  
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  
年委棄鬱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

者吾之道是

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  
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輒於百年累世  
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  
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予記堂之  
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  
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  
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  
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  
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

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飲食  
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  
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  
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  
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  
洽其後堂比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  
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  
窘寒暑闢而即之即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  
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焦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  
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

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元氏

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 堯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來機盍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壝奧屋

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白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竒鈞貨以病民民往往類伸而為途中瘠者以此  
 治教信讓矣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  
 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  
 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  
 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  
 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  
 所甿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  
 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其  
 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湏之房布列

兩序廡圍困倉以固以蜜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  
 果䟽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予之法四方人  
 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  
 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初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  
 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  
 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為射亭既成  
 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  
 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敢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  
 得辭乃託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七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間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與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疆弓疾矢巧枝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枝力其衆雖小然而旌旄鐃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骸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寔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間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

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截棄委於榛藪第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

亢爽下字本决注一本有緣以橫檻覆以高甍二字即接因而為臺雲伯生所書有此二字

宋本聚落靈同疑藜字

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失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藪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枉席之內若夫雪煙開歛日光出浸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其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



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  
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  
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  
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  
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大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為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  
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

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后四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  
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音李  
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  
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  
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  
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音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  
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  
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  
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

朝臣多長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徃徃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

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徃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士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來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

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  
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  
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  
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  
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  
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  
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  
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  
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  
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  
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

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  
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  
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  
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  
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  
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  
也妨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  
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  
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

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智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零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

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佑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

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築吾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上者宅有桑麻田有杭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沫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

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竒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湜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寤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

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菱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庫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

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之皆喜惻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惻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

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



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

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

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一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  
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  
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  
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  
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  
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  
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  
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  
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

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  
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  
北邊自通使契丹成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  
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  
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  
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  
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  
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  
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  
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千里人去汗淖即于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  
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箒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後鉅用  
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壤  
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  
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  
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循古也  
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  
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

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  
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  
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欲訟  
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踞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  
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動  
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痺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  
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  
揆時允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  
督不期後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  
卒功崇墉崛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  
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  
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  
是四噐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  
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寔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鷺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  
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與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  
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  
夷夷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  
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

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夷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  
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  
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  
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  
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  
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  
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 其廣一丈八

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墜水闕其間而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

碑於是又為之益舊揔為碑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揔為三萬一百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痼魚雁芟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

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末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响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 齊州二堂記

齊濱樂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樂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  
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  
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物宜同時則其  
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  
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  
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  
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  
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  
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

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  
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樂上之北堂其南則歷  
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  
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  
而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  
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  
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  
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  
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  
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



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樂水之旁出者也樂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樂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樂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樂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樂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樂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為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澗瀆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

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為工因其故門系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捷枿為二門肩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煥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五人者如也來請書故為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  
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  
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  
使白起將攻楚云隰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隰隰  
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隰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  
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令縣治是  
也而更謂隰曰故城隰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  
隰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

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承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渠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  
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  
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隰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  
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  
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  
並渠之民是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  
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  
既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

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  
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  
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  
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  
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  
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  
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  
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  
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  
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  
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

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  
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  
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  
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  
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  
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  
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  
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

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歿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

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推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遙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末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

始卽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為已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鍾樓與戒壇摠

為屋若干區摠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某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論如初而其疆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目城之而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旣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

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故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  
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  
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  
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  
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  
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  
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  
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  
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

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  
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  
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  
國公元偓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  
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  
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  
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  
後卒之羨者其瓦甃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  
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

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  
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後  
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  
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  
自粵之太求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  
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綠絙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  
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  
隙間或衡縮繆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  
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  
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  
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  
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  
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  
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

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  
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為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  
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  
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  
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  
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  
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  
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  
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

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苗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  
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  
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儻  
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  
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  
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  
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  
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  
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



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

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  
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  
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  
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  
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  
朝廷豈第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  
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終